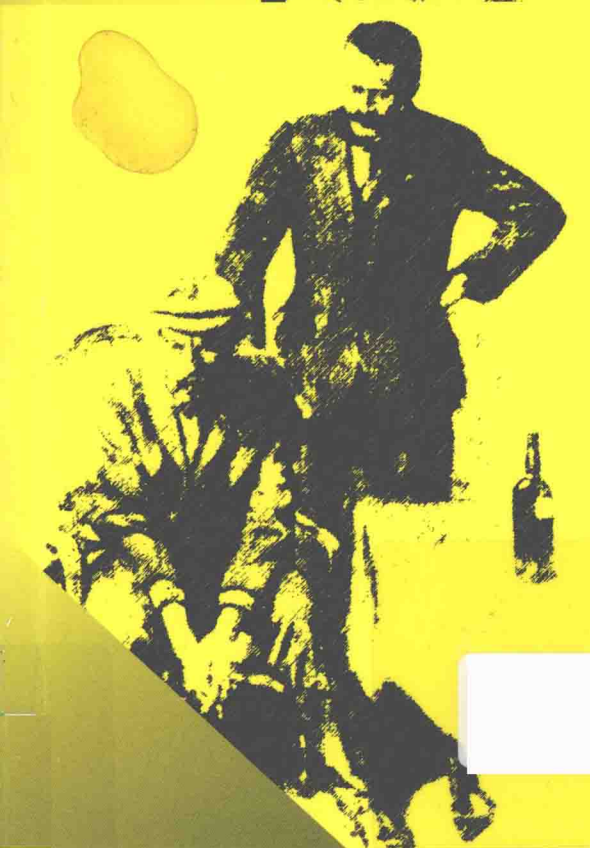




#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 恐怖谷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 恐怖谷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译审	胡冬宁	赵国鑫	刘肇鹏	赵景民
翻译:	陈先贵	张利新	佟光耀	王芳
	石宏丽	张微	吕桂兰	郭树良
	赵金萍	赵贵山	罗伟	臧健
	李杰	石宏强	石爱林	李亦辉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谷/(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  
李龙珠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347-7947-3

I.①恐… II.①柯… ②李… III.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7180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恐怖谷

柯南·道尔(Conan Doyle,A.) 著

李龙珠 主编

---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邵培松  
实习编辑 刘丽娜  
责任校对 毛路  
美术编辑 张帆

---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

字 数 165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 目 录



1

## 第一部分 伯尔斯通的悲剧

1

## 第一章 警告

10

## 第二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论述

16

## 第三章 伯尔斯通的悲剧

22

## 第四章 黑暗

32

## 第五章 剧中人

42

## 第六章 一线光明

50

## 第七章 谜底

62

## 第二部分 死酷党人

62

## 第一章 此人

69

## 第二章 会长

81

## 第三章 维尔米萨 341 分会



92

100

107

115

121

第四章 恐怖谷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光

第六章 危险

第七章 博迪·爱德华兹的圈套

第八章 尾声

## 第一部分 伯尔斯通的悲剧



### 第一章 警告

“我觉得——”我说。

“我应该这么做。”歇洛克·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特别宽容的人，可这次我要承认，他如此不留情面地打断我，让我很气恼。

“说真的，福尔摩斯，”我厉声说道，“你有时候真有点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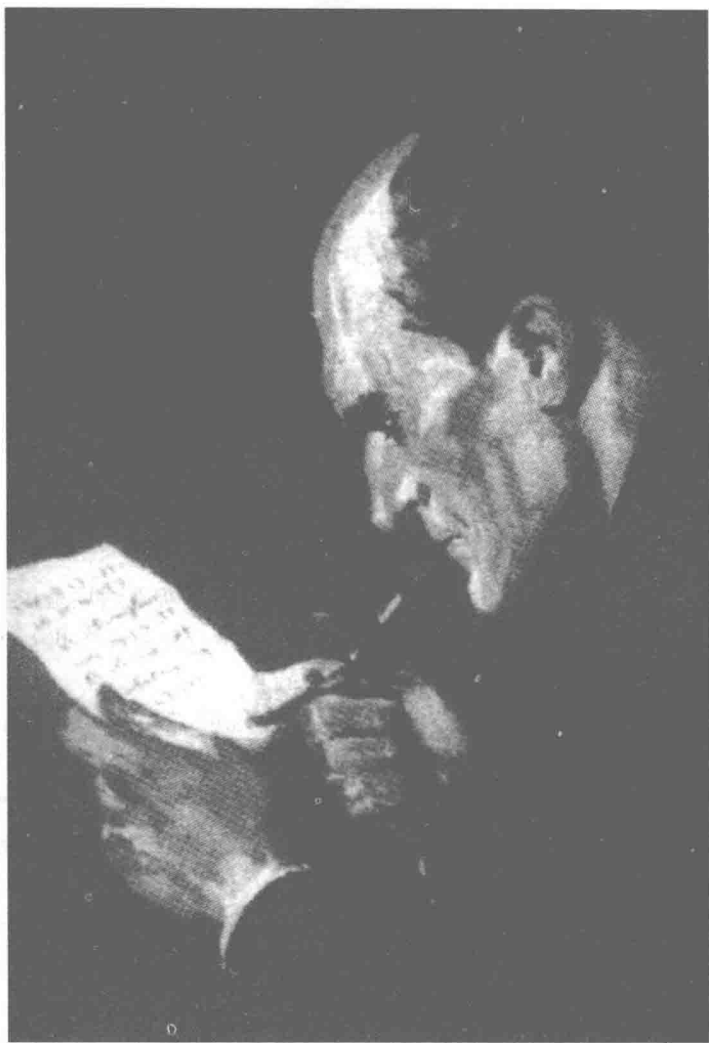
他正想得入神，没有马上理睬我的抗议。他的脑袋靠在一只手上，盯着刚从信封里拿出来的纸条，眼前的早餐动也没动。后来，他又拿起信封，举到灯光下，细致地观察信外侧和封口处。

“这是波洛克的笔迹。”他若有所思地说，“虽然以前只见过两次，但我毫不怀疑这就是他写的。只有他才会把希腊字母  $\epsilon$  的上端写成这样特别的花体。可如果真是波洛克，那么这件事肯定是头等大事。”

与其说他在对我说话，不如说他是在自言自语。不过，听到他这些话，我的兴趣上来了，也顾不上生气了。

“波洛克是谁啊？”我问。

“华生，波洛克是个化名，只是个代号，但这个代号背后是个诡计多端的狡猾人物。前一封信里，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真名，他说在这个大都市的上百万人中，量我也没本事找到他。



他细致地观察信外侧和封口处。

波洛克这个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接触的那个重要人物。你想想,领航鱼后面有鲨鱼,豺狗后面有狮子——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往往和强大的东西为伍;不仅强大,而且邪恶——邪恶至极啊,华生。对那个重要人物,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听我提起过莫里亚蒂教授吗?”

“那个著名的科学家罪犯,他在恶人中的名气就像——”

“华生,你错了!”福尔摩斯不以为然地咕哝道。

“我想说的是,就像在公众中一样不为人知。”

“说得好!非常好!”福尔摩斯大声说,“华生,你说话渐渐有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俏皮劲儿了,我得提防你了。不过,你说莫里亚蒂是罪犯,法律上来讲,你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这正是奇特之所在。他是最厉害的阴谋家、所有恶行的组织者、黑社会的主控中心,甚至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就是他!可他不受怀疑,未遭谴责,他既有手腕又不出风头,简直令人尊敬。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他就能把你送上法庭,罚你一年的津贴来补偿他的名誉损失。他不就是《小行星力学》这本著作的作者吗?这本书达到了纯数学的罕见高度,据说科学出版界没有人能对他的著作提出批评。这样的人能随便中伤吗?你是恶意诽谤的医生,他是遭人诋毁的教授——你在别人眼里就是这样的!华生,此人真是天才。不过,如果我没死在那些小喽啰手里,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希望我能看到那一天!”我由衷地欢呼起来,“但你还提到波洛克这个人。”

“对——这个所谓的波洛克是链条中的一环,离他依附的那个庞然大物有点距离。我可以告诉你,波洛克不是个太重要的人物。据我分析,他是这个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

“但一个链条的强度就取决于最薄弱的那个环节。”

“的确是,我亲爱的华生!所以说波洛克就尤为重要了。由于受到良心谴责,也由于我暗地里偶尔给他 10 英镑,他有一两次事先给我提供了信息。他提供的信息的价值在于能让我们预先知道并阻止犯罪,而不是去报复罪犯。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有密码本,我们便能发现,这封信提供的就是这种信息。”

福尔摩斯把那张纸摊平,放在一只空盘子里。我站起来,倚在他身边,盯着上面古怪的文字,其内容是这样的: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道格拉斯 109 293 5 37 伯尔斯通

26 伯尔斯通 9 47 171

“从这张纸条你能看出什么呢,福尔摩斯?”

“显然是想传递秘密信息。”



“可没有密码本,这密码信息又有什么用呢?”

“这种情况下,什么用也没有。”

“为什么说是‘这种情况’?”

“因为有很多密码读起来非常简单,它们就像报纸的读者来信栏中那些隐晦的词语一样,那些惯用的编码方式让我觉得有趣,一点都不累。但这次的不一样,密码显然取自一本书中的某一页。如果不知道是哪本书的哪一页,我就无能为力了。”

“可为什么写着‘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呢?”

“显然是因为那两个词不在那页。”

“那他为什么不指明是哪本书呢?”

“亲爱的华生,你天性聪明机灵,你的朋友都为你有这样的天赋而高兴,就凭这点你也不会把密码本和密码放在一起的,因为一旦信件投递错误,你就毁了,可按他现在这种做法,只有两样东西都被截获,才有可能造成危害。第二封信还没到,但如果它不是进一步的补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告知我们密码的出处,那就怪了。”

福尔摩斯的推测几分钟后就应验了,年轻的侍者毕利出现了,拿着我们期待的信件。

“同样的笔迹,”福尔摩斯边打开信封边说,“还落款了,”打开信后他又高兴地说,“你来,华生,我们有进展了。”可是,当他看到信的内容后,立刻又眉头紧锁。

“噢,天哪!这太令人失望了!华生,恐怕咱们的希望破灭了。但愿这个波洛克不会受到伤害。”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会继续干这件事了。太危险了——他怀疑我了。我能看出他已经怀疑我了。我本想写信告诉你密码出处,其实我连地址都写好了,可我没想到他来了。幸好我遮住了信。如果他看见了,那我就惨了。但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出他起了疑心。请把那封密码信烧了吧,现在对你来说它已经毫无用处了。

弗莱德·波洛克

福尔摩斯把信抓在手里坐了一会儿,他盯着火炉,紧皱眉头。

最后他说:“可能其实没什么,只是他心里有负罪感。他知道自己要变成叛徒,所以总觉得那个人眼中有了怀疑。”

“我想,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吧。”

“不是他还会有谁!那个团伙里不管谁说到‘他’,你都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他’。”

“但是他能干什么呢?”

“唔！这是个大问题。一个欧洲头号智囊与你对抗，而他背后又是整个黑社会势力，这时就有无数种可能性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波洛克明显害怕了——对比纸条和信封上的字就能看出；按他说的，信封是那个人突然造访之前写的，所以写得清晰而有力，而纸条上的字就很难辨认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呢？为什么不把此事丢在一边呢？”

“因为那样的话他怕我会追问这件事，可能给他带来麻烦。”

“毫无疑问是这样了，”我拿起原先那封密码信，皱起眉看着，“这简直让人抓狂，明知纸条里有秘密，却没办法破译出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推开没吃的早餐，点着了难闻的烟斗，这是他沉思时的亲密伙伴。他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说：“我怀疑，你机灵的头脑中也许还少了些什么。咱们从纯推理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这人所指的是一本书。那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有点模糊。”

“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我仔细考虑后，觉得没有那么深不可测。对于那本书咱们有什么线索？”

“什么也没有。”

“肯定不会那么糟糕的。密码信开头写着大大的534，对吗？咱们假设534是密码指的那一页。所以这应该是本很厚的书，这不就从中得到线索了。关于那本厚书的样子，咱们还能看出什么线索呢？第二个符号是C2。华生，从这个符号你能看出什么？”

“肯定是第二章。”（注：chapter 章）

“不太可能，华生。我相信你一定认同，如果页数已经指定了，章节数就不重要了。而且如果534页才是第二章，那第一章也太长了吧，长得没法读了。”

“是第二栏！”我喊道。（注：column 栏）

“聪明，华生。今天上午真是你彰显智慧的时刻。如果这个C不是指栏的话，那就怪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可以猜想这是一本大书，每页分两栏印刷，而且每栏都很长，因为信中给一个单词的标号是293。我们的推理是否已经达到极限了？”

“恐怕是的。”

“你肯定还没有完全发挥你的优势。亲爱的华生，让你的智慧再闪亮一回，再来一次灵感！如果这本书很不常见，他一定会给我送来的。可是，在他的计划被打乱之前，他打算在信中告知我如何找到那本书，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这似乎说明，他觉得我自己去找这本书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有那本书——他设想我也有那本书。简而言之，华生，这是本很常见的书。”

“你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咱们可以把搜索范围缩小到一本很常见的厚书，分两栏印刷。”

“《圣经》！”我得意地喊道。

“很好，华生，很好！可这还是不够，希望你别介意我这么说！《圣经》是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莫里亚蒂同党手边的书，而且《圣经》的版本很多，他几乎不会设想两个版本的页码编排相同。这显然是一本规格统一的书。他一定知道他说的534页和我的534页一模一样。”

“但是很少有符合这一点的书。”

“正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突破点。我们的搜索范围又缩小到了规格统一、谁都可能有的书上。”

“萧伯纳的书！”

“还是有问题，华生。萧伯纳用词干脆简练，但又十分有限。他选择的词汇几乎不能用来传递普通信息。排除萧伯纳。我看，同样的道理，字典也要排除。还有什么呢？”

“年鉴！”

“太棒了，华生！如果你还没说到点子上，那我就大错特错了。年鉴！咱们考虑一下英国的惠克特年鉴吧。这是本常用的书，页数也符合要求，而且是分两栏印刷。我没记错的话，虽然前面用词保守，但到最后却变得十分啰唆。”他从书桌上拿出那本书。“这是534页的第二栏，我看用了大量的笔墨来介绍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情况。华生，记下这些词！第13个单词是‘马拉塔’。我担心这不是个好的开始。第127个是‘政府’，这虽然与我们和莫里亚蒂都有点不相关，但至少还有点意思。再试试吧。马拉塔政府干什么了？唉，下一个词是‘猪鬃’。咱们失败了，华生！这下子完了！”

尽管他用了调侃的语气，可是那两道颤动的浓眉还是显示出他的失望和气恼。我也没有办法，一脸不高兴地坐在那里盯着眼前的火炉。福尔摩斯突然高兴地大喊，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快速跑向一个柜子，回身时手里又拿了一本黄色封面的书。

“华生，我们的失误在于太赶时髦了！”他说。“咱们太超前了，所以受到教训了。现在是1月17日，所以咱们想当地地去查新年鉴。其实波洛克更有可能是从旧的那本里摘出的信息。毫无疑问，如果他写了那封进一步解释的信，肯定会在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点的。现在咱们看看534页上有什么。第13个词是‘有’，这更有希望了。第127个词是‘危’——‘有危’”——福尔摩斯的两眼放出激动的光，他瘦长的手指因紧张而颤抖地数着——“‘险’。哈哈！太好了！华生，快记下来。‘有危险——会——很——快——降临——到’，然后是名字‘道格拉斯’——‘富人——现在——住——在——乡下——伯尔斯通——庄园——伯尔斯通——肯定——紧急。’好了，华生！你觉得纯推理及其成果怎么样？如果果蔬店有桂冠这



福尔摩斯的两眼放出激动的光。

种东西，那我应该让毕利去买一个回来。”

福尔摩斯破译密码时，我随手把信息潦草地记在了摊在膝盖上的一张纸上。此时，我正盯着这些奇怪的信息。

“他表达意思的方法很奇怪、很混乱啊！”我说。

“正相反，他做得非常好，”福尔摩斯说，“当你仅仅从一页书的一栏文字里寻找能表达你意思的词语时，很难指望找到所有你要的词。你必须省略一些东西，只能让收信人凭他的聪明才智去理解。这里面的意思十分清楚。有人要对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下手，不管道格拉斯是谁，按上面说的，肯定是个住在乡间的有钱绅士。他确信事情非常紧急——‘肯定’是他能找到最接近‘确信’的近义词了。这就是我们的成果——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分析了。”

尽管未能达到他期望的高标准，但是福尔摩斯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欣赏自己的作品，他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这是一种没有个人偏见的情感。当毕利打开门，把苏格兰场的麦克唐纳警长引进屋里来时，他还在为刚才的成绩而轻声发笑。

那时还是19世纪80年代末，亚历克·麦克唐纳还不像现在这样闻名全国。他是侦探队的一名年轻而深受信任的警长，在他接手的几件案子中表现突出。他身材瘦高，看起来强壮有力，硕大的头盖骨和深陷而有神的双眼都清楚地显示出他敏捷的智慧，两道浓眉下面也闪烁着机智的光芒。他安静而谨慎，严肃认真，说话有很重的阿伯丁口音。

在事业上，福尔摩斯已经两次帮助他取得成功，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只是享受用智慧解决问题带来的快乐。正因为这样，这个苏格兰警官对他这位业余同僚充满尊敬和爱戴之情，他一有困难便直接来向福尔摩斯请教。平庸的人眼中只有自己，聪明的人懂得赏识别人的才华，麦克唐纳就很聪明，他知道向一个经验和天分都能雄霸欧洲的人请教其实并不丢脸。福尔摩斯并不善交友，但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却十分宽容，一见到他便露出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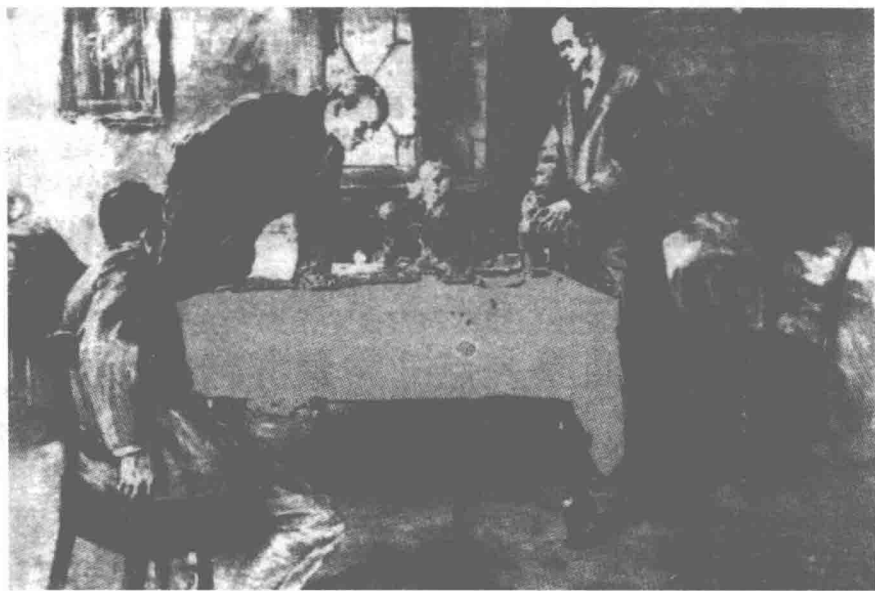
“您来得真早啊，麦克先生，”他说，“早起的鸟有虫吃，祝你好运。恐怕是有事情发生吧。”

“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如果你说‘相信’而不是‘恐怕’，可能会更准确。”警长会意地笑着回答，“也许喝口小酒可以去去清晨的寒气。不，我不抽烟，谢谢。我得快点；因为案子早期时间宝贵，这您最清楚了。不过——不过——”

警长突然停了下来，满脸惊讶地盯着桌上的纸，就是我才记下的那条难解信息的那页纸。

“道格拉斯！”他结结巴巴地说，“伯尔斯通！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什么？天呐，简直神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名字的？”

“这是华生医生和我偶然破译的一个密码。但是怎么了？——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不对劲吗？”



警长突然停了下来，满脸惊讶地盯着桌上的纸。

警长一脸茫然，惊讶地看着我们。“是这样的，”他说，“那个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昨夜遭恐怖暗杀了！”

## 第二章

###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论述

又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我的朋友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存在的。说他被那个惊人的消息所震惊，哪怕是为之激动，都有些夸张。他非凡的头脑中不存在任何残忍的成分，无疑是见多了过度刺激的事情而变得淡定了。然而，虽然情绪淡定，但他理性的洞察力还是极度活跃的。听到这个简短的消息，我感到一阵恐惧，但福尔摩斯却神色平静，像一个化学家看到过饱和溶液中析出晶体时所表现出的饶有兴趣和镇定。

“不可思议！”他说，“不可思议！”

“你看起来并不惊讶啊。”

“麦克先生，是有兴趣，并不是惊讶。我怎么会惊讶呢？我收到一封匿名的信件，我知道这封信很重要，信里警告我说有个人会有危险。1小时后，我了解到危险已经成了事实，那个人已经死了。我很感兴趣，但是，就像你看到的，我并不惊讶。”

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向警长解释了那封信和密码信息。麦克唐纳坐下来，手撑着下巴，沙色的浓眉皱成一团。

“我今天上午正要去伯尔斯通，”他说，“我来问问你和你这位朋友是否想和我一起去。但从你所说的看，咱们在伦敦可能会做得更好。”

“我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说。

“真见鬼了！福尔摩斯先生！”警长嚷道，“一两天内报纸上都会登出伯尔斯通之谜；可是案发之前伦敦就有人预示案子会发生，这算得上什么谜呢？我们只有找到那个人，其余的事情就好说了。”

“没错，麦克先生。可你怎么找到这个所谓的波洛克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从坎伯维尔寄出的——这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你说那个名字也是假的，所以肯定也没法继续下去。你不是说给他寄过钱吗？”

“寄过两次。”

“怎么寄的？”

“寄到坎伯维尔邮局。”

“你有没有去看看是谁取走的？”

“没有。”

警长很吃惊，甚至有点震撼。“怎么不看看呢？”

“我一直很守信用。他第一次写信时，我就答应不去追踪他。”

“你认为他背后还有人？”

“我知道肯定有。”

“是你提起过的那个教授？”

“正是！”

麦克唐纳警长笑了，他朝我看时，眨了眨眼。“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瞒你，我们刑事调查部都认为您对这个教授有点偏见。我自己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他看起来是个很受人尊敬、有学识、有才干的人。”

“很高兴你认识到他有才干。”

“你不得不承认啊！听完你的意见，我便去拜访他了。我和他聊到了日食。我不记得怎么谈到那上面去了；他弄出一个反射灯和一个地球仪，一分钟就解释得清清楚楚。他还借给我一本书，实话说，虽然我在阿伯丁受过很好的教育，但那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这一点我并不羞于承认。他的脸庞消瘦，头发灰白，说话的样子很严肃，可以当个很好的牧师了。我们分开时，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就像你要走向冰冷残酷的世界前，父亲对你的祝愿。”

福尔摩斯笑着搓了搓手。“非常好！”他说，“非常好！告诉我，麦克唐纳兄弟，我猜，这次愉悦、动人的交谈是在教授的书房进行的吧？”

“是啊。”

“屋子很不错，是吗？”

“很不错——的确很气派，福尔摩斯先生。”

“你坐在他的书桌前？”

“正是。”

“阳光照在你眼睛上，他的脸在阴暗处，是吗？”

“那是个傍晚，不过我留意到台灯照在我脸上。”

“一定会是这样。你注意到教授的头上方有一幅画吗？”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会放过太多的东西，这可能是从你这里学来的。是的，我看到那幅画了——画上是年轻女人，她两手撑着头，向旁边窥看。”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的画。”

警长尽力表现得很有兴趣。

“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福尔摩斯两手指尖顶到一起，舒服地靠在椅子



上,接着说,“是个法国艺术家,在1750年到1800年间名声显赫。当然我指的是他的绘画作品。现代评论界对他的评价比他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还高。”

警长的眼神表现出他有些心不在焉。“咱们最好是不是要——”他说。

“我们正在做,”福尔摩斯打断他,“我所说的一切和你所称的伯尔斯通之谜都有着直接而且关键的联系。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可以说是这件案子的中心。”

麦克唐纳无力地笑了笑,用恳求的表情看着我。“福尔摩斯先生,对我来说,您的思维跳跃得有点快了。您省略了一两个中间环节,所以我没法跟上。那个已故的画家和伯尔斯通事件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对侦探来说,什么知识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说,“1865年,格勒兹的一幅名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特李斯出售,可以卖到120万法郎——折合成英镑是40000多——即便是这样一件小事都应该引起你头脑中一连串的沉思。”

很明显是这样的。警长看起来真正有兴趣了。

“我要提醒你,”福尔摩斯接着说,“你可以从一些可靠的书里获知那个教授的工资数目,一年是700英镑。”

“那他怎么买得起——”

“的确!他怎么买得起?”

“啊,太不可思议了,”警长若有所思地说,“福尔摩斯先生,您接着说。我正听得起劲呢。很有意思!”

福尔摩斯笑了。听到别人对他由衷敬佩的话,他总是感到很欣慰——这是真正艺术家的特质。“不是要去伯尔斯通吗?”他问。

“咱们还有时间,”警长看了看表,说,“门边停着一辆马车,去维多利亚不过20分钟。但是关于那幅画,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你跟我提过一次说你从未见过莫里亚蒂教授。”

“是啊,从未见过。”

“那你是怎么了解他房间的情况呢?”

“啊,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去过他的房间三次,有两次用不同的借口等他,在他来之前便离开了。还有一次——那一次的事不好和官方的侦探讲。最后那一次,我匆匆看了一眼他的文件——获得了非常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了?”

“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令我奇怪的地方。不过,你现在知道了那幅画的价值,这表明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他是怎么获得财富的呢?他没结婚。他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他的工作一年挣700英镑。而他竟然拥有一幅格勒兹的画。”

“然后呢?”